

STUDENT EDITION

TIE NING collection

铁凝作品



中学生典藏版
情怀卷 C
铁凝著

山中少年今何在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教育出版社

典藏



中学生典藏版 情怀卷 C
铁凝 著

山中少年今何在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山中少年今何在: 情怀卷/铁凝著. —太原: 山西教育出版社, 2014. 11

(铁凝作品: 中学生典藏版)

ISBN 978-7-5440-7248-9

I. ①你… II. ①铁…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38209 号

情怀卷·山中少年今何在

出品人: 雷俊林

策划: 刘晓露

责任编辑: 刘晓露

复审: 郭志强

终审: 薛海斌

设计总监: 王春声

印装监制: 贾永胜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教育出版社

(太原市水西门街馒头巷7号 电话: 0351-4035711 4729801 邮编: 030002)

印装: 山西臣功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本: 889×1194 1/32

印张: 7.875

字数: 183千字

版次: 2014年11月第1版 2014年11月山西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0册

书号: ISBN 978-7-5440-7248-9

定价: 19.9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电话: 0351-7337712

第一辑：流年剪影

- 冰心姥姥您好 /002
- 您的微笑使我年轻 /006
- 怀念孙犁先生 /009
- 相信生活,相信爱 /018
- 天籁之声,隐于大山 /022
- 《第四十一》梦 /033
- 伊蕾和特卡乔夫兄弟 /037
- 空中朋友 /043
- 林肯中心之魂 /049
- 波士顿的河北老乡 /055
- 探访艾滋病人 /059
- 老人,老人 /064
- 小城警察 /070
- 大都会博物馆一百分钟 /074
- “麦当劳”向我们道歉 /079
- 在纽约逛旧货市场 /083

可口可乐中心	/087
华盛顿的“文学疗法”	/091
安格尔在过街通道里	/099
我从美国带回开滦的煤	/103

第二辑：艺术之约

怀念插图	/108
护心之心	/112
惊异是美丽的	/116
德加眼中的芭蕾舞女	/120
皇帝与绘画	/128
蜻蜓	/132
农民舞会	/145
武强年画	/152

第三辑：我思我在

阅读的重量	/158
书的等级	/165
我画苹果树	/171
一个人的热闹	/174
女人的白夜	/176
散文河里没规矩	/182
沉淀的艺术和我的沉淀	/185
无法逃避的好运	/191
山中少年今何在	/198
车轮滚滚	/207
用自己的语言说话	/215
又见香雪	/217
文学是灯	/223
让我们互相凝视	/235

第一辑：流年剪影

那天太阳很好，墓园十分安静。我随着立在路边的指示牌的引导，寻找汪老的墓碑。我终于在一面指示牌上看见了汪老的名字，那上面标明他的位置在“沟北二组”。

——《相信生活，相信爱》

冰心姥姥您好

在中国北方，孩子们称自己母亲的母亲为姥姥。此外，当领着孩子的母亲遇见自己所尊敬的老年女性，也常常会很自然地对孩子说：“叫姥姥。”孩子清脆地叫着，姥姥无比怜爱地答应着，于是“姥姥”的含义便不单是血缘关系的一种确认，她还是可以信赖、可以依靠的象征。她每每使人想到原野肥厚、沉实的泥土和冬天乡村里燃烧着柴草的火炕的温暖气息，她充满着一种人间古老的然而永不衰竭的魅力。

我知晓的第一个称冰心先生为“姥姥”的人，是先生的外孙陈钢。这个英俊、聪慧的青年业余爱好摄影，他曾经为我拍过一些非常好的照片。当他得知我喜欢他的这些作品时，告诉我说：“我把照片拿给我姥姥看了。”我问他姥姥说了些什么，他说：“姥姥亲了我一

下。”冰心先生对外孙这种独特的、无言的赞赏，真能引起人善意的嫉妒！后来我还得知冰心先生从不随便夸奖她的外孙，但她却是外孙事业默默的支持者，他们之间的那一份亲情无可替代。面对这位几代人共同敬爱的文坛前辈，陈钢甚至觉得，对他本人来说，姥姥是他的姥姥，比姥姥是一位著名作家更为重要。

此后不久，我给冰心先生写了一封信，告诉她我在保定西部山区的一些生活。先生回信先是由衷地称赞了陈钢的作品，她说：“陈钢给你照的相，美极了！”然后又嘱咐我说：“铁凝，你要好好地珍惜你的青春、你的才华！你有机会和农民接触，太好了！我从小和山东的农民在一起，他们真朴实，真可爱！你能好好写他（她）们吗？我想你会的，我对你抱有无限的希望……”

读着这样的信，你会发现在冰心先生那平和、宁静的外表之下，那从容、温和的目光之中，还有一份对于中国最广大的农民的深深的爱意。这爱意不仅表现在她为灾民慷慨捐款一万元，还渗透在她对青年作家描写最普通的民众之美的热烈希冀里。也许她的年龄和身体不容她再去更多的地方，但她宽厚的心怀却无处不在。

今年春天，我将自己新近出版的几本书给冰心先生寄上，很快又收到她的回信。她说：“亲爱的铁凝，大作两本（《女人的白夜》等）已收到，十分感谢！尚未细读，但我居然进入了你的作品中，我感到意外！你何时再到北京来呢？我有许多事情和话要对你说，要回的信太多，只写这几个字，祝你万福，令尊两大人前请安！”

读毕先生的信，我想起在先生给我的几封信中，都曾问过：“你何时再到北京来呢？”

我何时再到北京去呢？

一九九一年五月我在北京，有一天下着小雨，散文家周明陪我去看冰心先生。途中我在一家花店买了一束玫瑰，红的黄的白的，十分娇艳。

冰心先生坐在卧室的书桌前等我们，短发整整齐齐，看上去很有精神。看见我，她说：“铁凝你好吗？我看你很好。”我把鲜花送上，周明要拍照，冰心先生说：“来，让我拿着花。”

然后她请我喝茶、吃糖，吃她最爱吃的“利口乐”。她说：“搬把椅子坐在我身边吧，这样离我近些。”我坐在了她的身边。她清澈的目光落在我的身上，我感到无话可说。

我无话可说不是因为拘谨——有人在拘谨时往往更废话连篇。我无话可说是因为受着一种气氛的感染，是因为身边这位安静的老人正安静地看着我。她一定深明了我的心意，此外的一切客套都将是我的多嘴多舌。她一定也同意我无话可说，因为当我告诉她我不知说些什么时，她说：“那就让我们静静地坐一会儿。”

我很看重与冰心先生静静地坐一会儿的机会，或许这并不比我问长问短得到的要少。在那安安静静的一小会儿里，我从这位几乎与世纪同龄的老人身上所获得的，竟是一种可以触摸的生命激情。或者说，没有这一刻安然的纯净，便无从获得照耀生命的激情。

是先生家那位著名的咪咪打破了这种安静，它急不可待地跳上桌子，稳坐在正中间与我打逗，调皮而又温驯，冰心先生说：“它喜欢你。”

咪咪的憨态又引出了我们一些轻松的话题，关于活跃在文坛的青

年作家，关于先生几次谢绝杂志请先生写写自己的提议——她不愿意过多地写自己。还谈到她喜欢和不喜欢的人，说起这些，她的态度坦率而又鲜明。

是告辞的时候了，我对冰心先生说：“我不想打扰您，又想看见您，有机会我会再来看您。”我握住冰心先生柔软、微凉的双手，她对我说：“只要我活着，你就来看我吧。”

春节时又收到了冰心先生的近照：她身穿黑白条纹的罩衣坐在紫红色的沙发上，怀中抱着干干净净的白色的咪咪。她的双手微微弯搭在咪咪身上，似是保护，又似是抚慰。由于镜头的缘故，手显得有些大，仿佛是摄影者有意突出先生这双姿态虔诚以至显得稚拙的手。她坐在我的面前，目光是如此清明，面容是如此和善，那双纯粹的老年人的手是如此质朴地微微弯着，令我不能不想起最具民间情意和通俗色彩的一个称谓——姥姥。

能够令人敬佩的作家是幸运的，能够令人敬佩而又令人可以亲近的作家则足以拥有双倍的自豪。冰心先生不仅以她的智慧、才情，她对人类的爱心和她不曾迟钝、不曾倦怠的笔，赢得了一代又一代读者，她身上散发出的那种无以言说的母性的光辉和人格力量，更给许多年轻人以他人无法替代的感染。在九十年代人与人之间的称谓愈发讲究、愈发花哨的时候，我特别想把冰心先生称为“冰心姥姥”。

十月五日是冰心先生九十二岁生日，秋天的好时光，到处有成熟的发香的果实。什么时候我再到北京去呢？也许我不能在您的生日那天去看您，也许看见您我仍然不会说太多的话，但只要我再次见到您，肯定会说一声：“冰心姥姥您好！”

您的微笑使我年轻

当旧的一年老去、新的一年赶来的时候，我的心中总有愿望。我盼望自己事事如意，也盼望给所敬重的长者、亲朋以诚实的祝福。我常想，年关是不该缺少这诚实的祝福的，平日我们都极少通信，极少谋面。这时寄上一纸贺卡，几句短话，就什么都有了。纵然在新的一年我们仍旧很少通信，很少谋面，但我们却有年初的祝福相伴。于是我明白了年关是什么日子，年关是亲朋互相祝福的日子。

我曾经在一篇关于选择贺卡的文章里提到，我特别害怕那种将温柔热烈而又不着边际的空话印满纸面的贺卡，比如“心儿悄悄地飞向你”，比如“启开这卡片的乐曲声，愿人生的美丽与你同在”……机器里滚出来的句子总缺少具体的真诚，将它们寄至亲友好像不是祝福，反倒成了敷衍。有时你因为接到这样的贺卡，还会生出一丝尴

尬。在我们的日子里，已经有了不少的敷衍和尴尬。

每逢年关我总是愿意亲手做些贺卡寄亲朋，哪怕做得再拙劣，再粗糙。

羊年在即，我开始动手制作“羊”卡。它不过是一张对折起来的巴掌大的白色卡片纸，封面“印”了一个古写的“羊”字。这所谓的“印”，是用硬纸刻成一个羊字“漏板”，用棉花球蘸点红色绿色，把那字“丑、丑丑”地丑在那个巴掌大的卡片纸上。里面留一片空白，预备我去写我要说的话。

羊卡做成了，我便打算毫不畏缩地将它们寄给我要寄的人。我第一个想到的便是冰心先生。

在从前的数年里，每年我都会接到冰心先生的贺卡。我珍重这些贺卡，更珍重先生亲笔写在贺卡上的话。话都不长，有的短到仅四个字：“铁凝，想你！”在我年年月月的生活中，这几个字随时都在心中闪现。谁能言尽这话里有多少文学前辈对后来人的爱心呢？

我将我的羊卡寄上，很快就收到了冰心先生给我的贺卡。我要说，这是一份令我意外且又欣喜之极的礼物：一张冰心先生的彩色近照。先生在照片的背面写道：

铁凝：你真行！会写文章还会画画。这是我外孙陈钢照的相，他让我把它作为贺卡。我还好，什么时候再到北京来呢。匆祝新年好！

照片右下角还有“陈钢摄影”的印记，这是赵朴初先生的手迹。

这是一张拍摄得非常精美的头像，作者运用微距和自然光，将冰心先生的面孔表现得真实而切近：一头细柔的银发梳向脑后，嘴唇却是少女般新鲜的淡红，皮肤呈现出历经人生风雨之后的润泽。她微笑着，视线稍稍向上，仍是那常有的宁静而又充满希望的目光，叫人觉得前面的生活总有无限的美好。

我长久地注视着照片上的冰心先生，她给予了我从未有过的温暖和明澄，向我展示了一种至美的境界。这境界早已战胜了岁月的销蚀，超越了年龄的限制，在近九十一岁高龄的老人身上，焕发着无可比拟的生命魅力。

我再一次想到，年关是什么日子呢？年关是所有成年人都惧怕的日子。因为我们又要添一岁，不知何时白发和皱纹将武装我们的头和脸。而我们的种种惧怕却又无时不在加速着我们的衰老，使我们不安。

我再一次注视照片上的冰心先生，这照片使我获得了即使在少男少女面前也未曾感染上的青春激情。照片上的您似乎正在说着什么。您是说：为什么总为自己的年龄而不安？您是说：为什么不去坦然迎接每个年关之后那些新的美好呢？

假如我曾经不安过，假如我的心境曾经比您的年龄还要苍老过，那么，是您的微笑照耀了我的日子，您的微笑使我年轻。

怀念孙犁先生

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因为时局不稳定，也因为父母离家随单位去进行集体性的劳动改造，我作为一个无学可上的少年，寄居在北京的亲戚家。革命正在兴起，存有旧书、旧画报的人家为了安全，尽可能地将这些东西烧毁或者卖掉。我的亲戚也狠卖了一些旧书，只在某些照顾不到的地方遗漏下零星的几册，比如床缝之间，或角落里的一张桌子腿底下……我的身高和灵活程度很适合同这些地方打交道，不久我便发现了丢落在这些旮旯里的旧书，计有《克雷洛夫寓言》《静静的顿河》电影连环画等等，还有一本书脊破烂、作者不详、没头没尾的厚书，在当时的我看来这应属于长篇小说吧。我胡乱地翻起这本“破书”，不想却被其中的一段叙述所吸引。也没有什么

特别，那只是对一个农村姑娘出场的描写。那姑娘名叫双眉，作者写她“哧哧的笑声”，写她抱着一个小孩用青秫秸打枣，细长身子，乌黑明亮的头发披在肩上，红线白线紫花线合织的方格子上衣，下身是一条短裤，光脚穿着薄薄的新做的红鞋。她仰头望着树尖，脸在太阳地里是那么白，眼睛是那么流动……细看，她的脸上搽着粉，两道眉毛弯弯的，左边的一道却只有一半，在眼睛上面，秃秃地断了……以我当时的年龄，还看不懂这小说的时代背景是土改时期，不知道这双眉因为相貌出众，因为爱说爱笑，常遭村人的议论。吸引我的是被描绘成这样的一个姑娘的本身。特别是她的流动的眼和突然断掉一半的弯眉，留给我既暧昧又神秘的印象，使我本能地感觉这类描写与我周围发生的那场革命是不一致的，正因为不一致，对我更有一种“鬼祟”的美的诱惑。那年我大约十一岁。多年以后我才知道这本“破书”的作者是孙犁先生，双眉是他的中篇小说《村歌》里的女主人公。

我产生要当作家的妄想是在初中阶段，我的家庭鼓励了我这妄想。父亲为我开列了一个很长的书目，并四处奔走想办法从已经关闭的市级图书馆借出那些被禁读的书。在父亲喜欢的作家中，就有孙犁先生。为了验证我成为作家的可能性，父亲还领我拜会了他的朋友、《小兵张嘎》的作者徐光耀老师。记得有一次徐光耀老师对我说，在中国作家里你应该读一读孙犁。我立即大言不惭地答曰：孙犁的书我都读过。徐光耀老师又问：你读过《铁木前传》吗？我说，我差不多可以背诵。那年我十六岁。现在想来，以那样的年龄说出这样一番话，实在有点不知深浅。但能够说明的是，孙犁先生的作品在我心中的位置。

时至今日，我想说，徐光耀是我文学的启蒙老师，他在那个鄙弃文化的时代里对我的写作可能性的果断肯定和直接指导，使我敢于把写小说设计成自己重要的生活理想；而引我去探究文学的本质，去领悟小说审美层面的魅力，去琢磨语言在千锤百炼之后所呈现出来的润泽、力量和奇异神采的，是孙犁和他的小说。

那时还没有“追星族”这种说法，况且把孙犁先生形容成“星”也十分滑稽，我只像许多文学青年一样，迷恋他的文字带给我们的所有愉悦，却没有去认识这位大作家的奢望。但是一个机会来了。一九七九年，我从插队的乡村回到城市，在一家杂志社做小说编辑，业余也写小说。秋天，百花文艺出版社准备为我出版第一本小说集，我被李克明、顾传菁两位编辑热情地请去天津面谈出版的事。行前，已故作家韩映山嘱我带封信给孙犁先生。这就是我的机会，而我却面露难色。可以说，这是我没有见过世面的本能反应；也因为，我听人讲起过，孙犁的房间高大幽暗，人很严厉，少言寡语。连他养的鸟在笼子里都不敢乱叫。向我介绍孙犁的同志很注意细节的渲染，而细节是最能给人以深刻印象的。我无法忘记这点：连孙犁的鸟都怕孙犁。韩映山看出了我的为难，指着他家镜框里孙犁的照片说：“孙犁同志……你一见面就知道了。”

我带了信，在一九七九年秋日的一个下午，由李克明同志陪同，终于走进了孙犁先生的“高墙大院”。这是一座早已失却规矩和章法的大院，孙犁先生曾在文章里多次提及，并详细地描述过它的衰败经过。如今各种凹凸不平的土堆、土坑在院里自由地起伏着，稍显平整的一块地，一户人家还种了一小片黄豆。那天黄豆刚刚收过，一位老